

程抱一

——走向开放生命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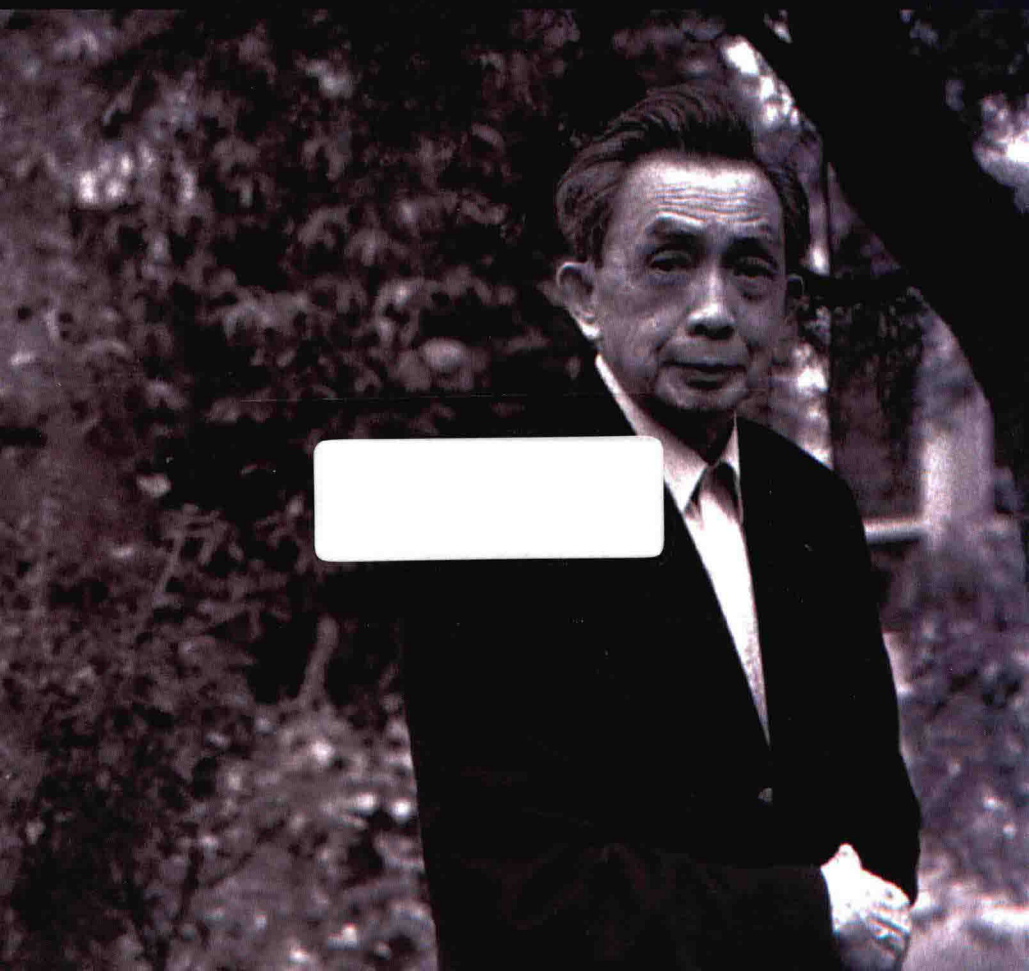
[法] Madeleine Bertaud 著

李佳颖 译

褚孝泉 审校

François Cheng

復旦大學出版社



程抱一

——走向开放生命的旅程

[法] Madeleine Bertaud 著

李佳颖 译

褚孝泉 审校

François Cheng

Un cheminement vers la vie ouvert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抱一——走向开放生命的旅程/[法]贝尔多(Bertaud, M.)著;李佳颖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9-11635-9

I. 程… II. ①贝…②李… III. 程抱一-人物-研究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9649号

程抱一——走向开放生命的旅程

[法]贝尔多(Bertaud, M.) 著 李佳颖 译

责任编辑/唐 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字数 170 千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635-9/K·542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任何的理解,即便是部分的理解,只要能够引人倾听,促人努力探索,并由此引出意料之外的分享与变化,那么,它就是富有成效的。

(程抱一,《对话:一种对法语的激情》第85页,译著^①第120页)

从接触程抱一的作品到拙著的完成;从一开始想在贯穿作品的沉思冥想中为这被恶吞没的世界困扰自己许久的的问题找寻答案的强烈渴望,到把阅读过程中逐渐累积的想法一吐为快的迫切需求——这一切都要感谢程抱一。

我这本书不是写给学者而是写给最广大的读者看的。为了把自己精神上的丰收与大众分享,就要敢于化繁为简,有时甚至不得不剪去参天大树上繁茂的枝叶、仅留下主干。这绝不可能是汉学家、历史学家或是宗教方面的专家会采用的方法,而我完全不在其列。倾听文本、挖掘文本之美并把它分享给我的读者和听众,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亦是我对教师工作的理解;因此对于程抱一作品中所涉及的复杂问题,我仅仅提供一个置身事外的西方人的视角。程抱一在完全用法语写作之前的出版物自然不在我研究范围之列,我只在必要时才去参考其中的某些作品。

我在书中用“我”和“我们”的次数相当。一方面,我以面对山川的中国古代画家为楷模,不是在“岸边”远距离地观察作品,而是力求进入作品并与之合二为一,从内部去理解它。心理学上称之为移情,我更愿把它说成是一次信心十足的试验——在我身上试验“寄情于景”这一在中国代代相传、为诗人程抱一所继承的教理,即在阅读的

^① 译者注:译文来自《对话》([中]高宣扬、[法]程抱一著,张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下同。

过程中“寄情于文字”。另一方面,书中的“我们”不是“作者们”的意思,而是一种邀请——邀请我的读者随我一同进入作品,去接纳并获得作者传递的信息。而这个“接纳—获得”的过程正是这位来自异乡的法国作家不断鼓励我们去实践的:

愿我们的住所永远
敞开门庭
愿我们的每一瞬间
都是相迎。

这本书虽浅陋,却承载了一个宏愿:引领所有愿意信任我的读者走上这条诗人和他的作品曾在持续而深入的“对话”、“易一变”中走过的开放的人生之路(因此需要读者跟随我的脚步)。不为博取读者对诗人独特经历的一声惊叹,而是希冀他们能够由此丰富、甚至改变自己。这样的自我丰富和改变通常不来自频繁的书本阅读——只有当阅读促成了一场真实的“相遇”,让读者仿若置身旅途、成为作者的旅伴时,这种变化才会实现。

对于《美的五次沉思》,程抱一强调这完全不是“一个系统的研究;[……]拿沉重的学院派机器作庇护、不忽视任何细节,只会丢失[自己眼中的]要点”。那么我是否也能这么说呢?我将诸多值得细究、但对我讨论的问题并不关键的话题抛在一边或者偶然提及:比如他非诗体作品的风格。至于那些让西方发现程抱一的学术著作和他介绍中国绘画的书籍,都有待单独研究,但在我的书中仅在必要时一笔带过。我提到较多的是他2002年后出版的随笔:它们是确立他主流作家地位的重要作品。这里需要给《沉思》加一条特殊批注:我虽没有特别地展开这本书,但经常将其作为参考,正如我自己在阅读与发现的过程中一遇到不明确的地方就去参考这本书一样。对我而言,这部作品是了解他思想最重要的参考书。

我采用了一种实用的结构。先寥寥几笔略述他的生平和创作生涯;对程抱一的著作及其精神性的简单介绍旨在为对作品的解读提供基础,以免使解读显得无据可依。接下来的篇幅研究我们通常以“文学”之名指代的对象——小说,诗歌。我着重谈自己的感觉。但感觉有时让位于分析,那是为了满足渴求证据之人的心理:假设人

文科学的研究需要证据,那我就试着把证据带给他们,同时为那些面对陡峭之路灰心丧气的人辟出一条平坦小径。最后,我用大量的引文尤其诗句来滋养我的论述:评论者再多的赞美也无法替代诗人的话语。

为何要修订一本问世不久的书?其实,此书在2009年初版印刷前夕,恰好赶上程抱一先生几部重要的作品问世。情急之下,我只能匆忙添入几笔聊以补充,实为仓促之举。再者,从那之后,他的思考依然在不断地深入、作品也在陆续地发表。而我也在追问自己思想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意识到先前的某些误读以及对程抱一“走向开放生命”之路上几个关键点的遗漏。因此,对第一版的纠正和补充势在必行。

卷首,程抱一的一首新诗和一幅未出版的亲笔书法将开启我们通往开放生命的旅程。我谨与出版社一起,对他给予这第二版的支持深表谢意。他的慷慨赐作让这本书在我们眼中变得弥足珍贵,我们相信它在读者眼里亦会是如此。

玛德莱纳·贝尔多

程抱一赠诗

美是相遇。

(《冲虚之书》第33页)

当心灵说话时
她轻细、短促的声音
是一切歌声的源泉
仿佛通奏低音
既无终止又无停顿
打破了时间，战胜了空间

但心灵只在与另一个心灵共鸣时
才会说话
唇对唇
心对心
两个声音缠绕、交织、淙淙流淌
让遍地枯叶腾跃而起
亲吻环绕树梢的红云
是的，当心灵对心灵说话
拯救了受尽分离和堕落
折磨的躯体
打破了空间，战胜了时间

当心灵们互相歌唱
歌声越过生命的深渊，迸出的光亮
瞬间重新燃起
远古的火焰

从原始欲望的深处
升腾起律动的元气
层层相叠
紧紧偎贴
开启了新一轮
永恒—瞬间

春潮,抚平了一切恐惧
一切伤痛,让交媾的生命
再次停留
流浪的心灵重闻他们的声音
短促,轻细
相爱的心灵重走这条
埋藏在记忆深处的路

因为一切感动人心的事物
都不曾消失,一道阳光照耀下的
老墙,野花丛生的
夜晚的田野
当心灵们互相歌唱
万物皆馈赠,一切
都成了礼物*

程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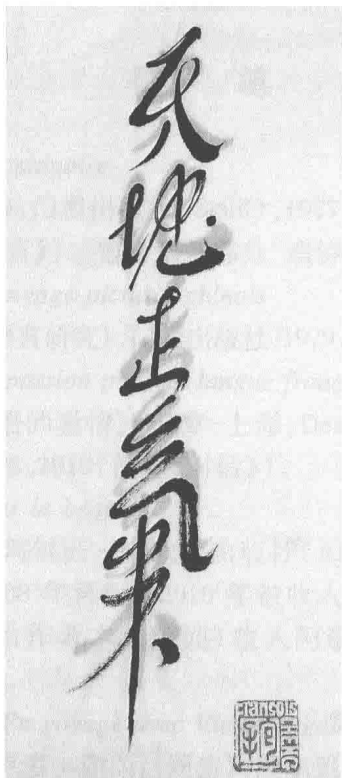
* 该诗于2011年6月略经修改后发表在克莱蒙费朗大区出版的杂志 Arpa (第100期)上,主编为热拉尔·博科里耶(G rard Bocholier)。这首诗非常有代表性地体现了生活中与作品中的程抱一最直观的内心世界。

2010年,大病初愈的程抱一曾在一篇美文谈及他书法练习中的运笔,只可惜这篇文章鲜为人知。他是这样说的:“真正的相遇是经由那些勾勒的线条实现的。[……]时而并拢时而分开的手指既是内部世界的深度投入,又是对突如其来者的接纳。空白的宣纸宛若处女的肌肤,起先犹豫、而后应允了与笔尖的相触。这种接触使她发现、甚至主动去印证了自己的无限。笔尖的任何游戏——提按虚实,驻行徐疾——都不过是阴阳之交的游戏……”(《手与文人/手与运动》,未编页)。

此处这幅未出版的复制品是程抱一在一张16.3厘米×34.5厘米的宣纸上

书写的：从上至下是四个大字——天、地、正、气——这是他对宇宙最初且始终如一的印象。诗人将这四个字刻在他法兰西学院院士佩剑的柄头上，以期这把剑能折射出他的诞生地与接纳国之间的对话——而这正是他长期专注的事业。剑柄的一边是汉语文字“天地有正气”，另一边则是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的西化版：“风随意而吹”（3：8）。彼此交错的竹与百合的图案同样表达了这种对话。

这把绝美的佩剑是法国珠宝大师梅岚瑞的作品。



本书涉及的程抱一著作

(对于一书多版的情况,用粗体标出的
出版年份为本书参考的版本)

随 笔

L'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

《中国诗语言研究》,门槛出版社(Seuil),1977,1982,**1996**(修订增补本)(简称《诗语言》)。包含第二部分“唐诗选”。

Vide et plein, le langage pictural chinois

《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门槛出版社,1979,**1991**(简称《虚与实》)。

Le Dialogue. Une passion pour la langue française

《对话:一种对法语的激情》,巴黎-上海,Desclée de Brouwer-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2010**(简称《对话》)。

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beauté

《美的五次沉思》,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2006**(简称《沉思》)。2008年再版。2010年被收入“口袋书”系列。2008年被录成CD(由作者本人朗诵)收入阿歇特出版社(Hachette)“Audiolib”系列。

L'un vers l'autre. En voyage avec Victor Segalen

《走向彼此:与维克多·谢阁兰同游》,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08(简称《谢阁兰》)。

Œil ouvert et cœur battant. Comment envisager et dévisager la beauté

《睁开的眼与跳动的心:如何思考与审视美》,Desclée de Brouwer-Collège des Bernardins,“开放的文学”系列,2011年(简称《睁开的眼》)。除这篇关于美的演讲辞外,书中还包含他2007年11月29

日在法兰西学院公开发表的《关于美德的讲话》。

译 著

Souffle-Esprit. Textes théoriques chinois sur l'art pictural

《气—神：关于绘画艺术的中国论著》，门槛出版社，1989，**2006**（简称《气—神》）。

Entre source et nuage. Voix de poètes dans la Chine d'hier et d'aujourd'hui

《水云之间：古今中国诗人之声》，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0，**2002**（简称《水—云》）。

Poésie chinoise

《中国诗》，配有法比安娜·韦迪耶（Fabienne Verdier）的书法，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书法家手册”系列，2005。

艺 术 著 作

L'Espace du rêve, mille ans de peinture chinoise

《梦的空间：千年中国水墨画》，太阳神出版社（Phébus），1980，**1988**。

Chu Ta 1626—1705, le génie du trait

《朱耷（1626—1705）：笔墨天才》，太阳神出版社，1986，**1999**（简称《朱耷》）。

Shitao 1642—1707, la saveur du monde

《石涛（1624—1707）：世界之味》，太阳神出版社，1998（获安德烈·马尔罗奖；简称《石涛》）。

D'où jaillit le chant. La Voie des Fleurs et des Oiseaux dans la tradition des Song

《歌声来处：宋代传统花鸟之道》，太阳神出版社，2000。

Et le souffle devient signe: ma quête du vrai et du beau par la calligraphie

《气化为符：用书法寻找真与美》，颠覆者出版社（L'Iconoclaste），

2001。再版：《气化为符：水墨心灵像》，2010（简称《气一符》）。
Toute beauté est singulière. Peintres chinois de la Voie excentrique
《无美不奇：独辟蹊径的中国画家》，太阳神出版社，2004（简称《无美不奇》）。

Pèlerinage au Louvre

《卢浮宫朝圣》，卢浮宫博物馆-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2008（简称《卢浮宫》）。

Main-Lettre/Main-Mouvement

《手与文人/手与运动》，配有马克·佩森（Marc Pessin）两幅版画的程抱一散文，圣洛朗迪蓬（Saint-Laurent-du-Pont）：词与印出版社（Le Verbe et l’empreinte），2010。

Main-Mémoire/Main-Imaginaire

《手与记忆/手与想象》，配有马蒂娜·雅克梅（Martine Jacquemet）图画的程抱一散文，圣洛朗迪蓬：词与印出版社，2010。

小 说

Le Dit de Tianyi

《天一言》，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8（获费米娜文学奖）。本书引文均参照这一版。小说亦被收入“口袋书”系列。

L'Eternité n'est pas de trop

《此情可待》，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02。2003 年收入“口袋书”系列，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法国总书局（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本书引文均参照“口袋书”版本。

诗 歌

De l'Arbre et du Rocher

《树与石》，法塔摩尔夏纳出版社（Fata Morgana）*，1989。

* 译者注：拉丁语词，意为“海市蜃楼”。

Saisons à vie

《四季一生》,海墨出版社(Encre marine),1993。

36 poèmes d'amour

《36 首情诗》,Unes 出版社,1997。

Cantos toscans

《托斯坎咏叹》,Unes 出版社,1999。

Double Chant

《双歌集》,海墨出版社,2000(获罗杰·凯卢瓦奖),**2002**。

Qui dira notre nuit

《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阿尔弗伊安出版社(Arfuyen),2001,**2003**
(修订增补版;简称《夜晚》)。

Le long d'un amour

《沿着爱之长河》,阿尔弗伊安出版社,2003(简称《爱》)。

Le Livre du Vide médian

《冲虚之书》,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04,**2009**(第二版修订增补版;简称《冲虚》)。

A l'orient de tout

《万有之东》,由安德烈·维尔泰(André Velter)作序,伽里玛出版社,“诗歌”系列(*Poésie/Gallimard*),2005(简称《东》)。该文集汇集了《双歌集》,《托斯坎咏叹》,《沿着爱之长河》,《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冲虚之书》中的节选。

Que nos instants soient d'accueil

《我们时刻相迎》,配有弗朗西斯·埃尔斯(Francis Herth)的石版画,当代书友出版社(Les Amis du Livre contemporain),2005(简称《时刻相迎》)。

Vraie lumière née de vraie nuit

《真光出自真夜》,配有金寅中神父 8 幅石版画的 24 首诗,雄鹿出版社(Editions du Cerf),2009(简称《光一夜》)。

Elégie de Leric

《莱里奇哀歌》,发表于期刊《诗歌》(*Poésie*)(贝林出版社 Editions Belin)总第 134 期(2010 年第 4 季度),第 19—25 页(简称《莱里奇》)。

程,弗朗索瓦

[……]因为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叫我“中国人”……

(《天一言》第28页,译著^①第012页)

奇遇就是这样降临到我身上的。

(《对话》第11页,译著第64页)

本书所写的这位法国作家自1971年入籍以来,一直将标题上这个姓名印在他的名片上。汉语的姓^②,法语的名(他常说:“我们能从‘弗朗索瓦(François)’的名字里听到‘français(法语;法国人)’一词”)——尽管我们的基督教日历中出现过好几位François,且都是精神崇高的圣徒,程抱一在1969年受洗之日却偏偏选择了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se),一个如此接近于“我们的兄弟太阳”,“我们的姐妹月亮”,“我们的姐妹水”,“我们的慈母大地”的圣徒。《卢浮宫朝圣》中用“诚服的接受”^③(第18页,译著第4页)来描述这位乔托画笔下跪倒在地、“长袍的褶皱与岩石的褶皱相谐一致”的受圣伤者。这个神圣的名与中国姓的结合诞生了“程抱一例外”。2002年,程抱一的随笔《对话:一种对法语的激情》在中法两国联合出版(我没理解错的话,这种出版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假使人们

① 译者注:译文来自《天一言》(程抱一著,杨熙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下同。

② 谈及诗人的“旅程”,不得不指出一个巧合:Cheng(程)在汉语中的意思恰好是“路程”,“路线”。

③ 程抱一对乔托名画《阿西西的圣-弗朗索瓦接受烙印》的精美赏析。他认为乔托在其师父契马布埃之后革新了西方绘画:“把天主耶稣的伤痕深入自己的肉体……”(译者注:译文来自《卢浮宫朝圣》(程抱一著,怀宇、朱静、张华、徐卫翔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5页。下同)。前文还出现了圣方济各撰写的“造物歌”(亦作“太阳兄弟之歌”)中的词。

能接受把对他“惊为天人”这种幼稚却震撼人心的印象载入文学史册的话,那么这个宗教史上的“特例”在文学史上却足以被视为“奇迹”。

从介绍生平入手研究一位作家的惯例早已流失。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遗憾:如果说高乃依的生平细节(除去他在耶稣会士那儿受的教育)对于理解他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毫无增益还尚可理解;那么对于司汤达而言,若是不了解他交往过的女性、他在追求她们过程中的成败以及他对意大利的钟情,该如何走进他的小说?若是对普鲁斯特的病情一无所知,又该如何去读《追忆似水年华》?程抱一亦然——将新近知名的文学系列丛书名“作家与作品”这一提法用在他身上,再贴切和实用不过了。而我之所以没有按这个提法的要求去调查作家的生平,理由很简单:作家已经提供了他认为有助于理解他思想的全部信息,我猜测其余的或许是他的个人隐私。我固然会在《天一言》中掘取作家本人生平经历的蛛丝马迹,但关键并不在此,因为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艺术,一切创作都不仅仅是一个筛选、混合、使用真实或虚构的素材的工作,而更是一个改造素材的工作。

我的父亲没有给我留下家具或者首饰,却留下了墨。

(《气化为符》第26页,译著^①第137页)

程纪贤1929年诞生于山东省省会济南的一个书香世家^②。随家乡习俗,他自幼便由父亲领进了书法的大门。我们随后便能领悟到这一“先天实践”的重要意义——是它在冥冥中指引着诗人在欧洲“与绘画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为我带着默契的情感追寻其秘诀而做了准备”(《卢浮宫》第9页,译著“作者前言”第1页)。

① 译者注:译文来自“气化为符”(牛竞凡译),载《美的五次沉思》(程抱一著,朱静、牛竞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下同。

② 此处指中国传统里的文人墨客,一般精通多种描绘世界的艺术与文学形式。“文人”(lettré)一词在法语中另有他意:比如吉勒·克罗赛(Gilles Corrozet)在1554年编写的《人物与历史一百篇》(Hecatongraphie)中写到的“和普鲁塔克一样的文人”。译者注:普鲁塔克系古罗马历史学家和大思想家。

纪德和一个中国人说话,就像这个回头的浪子和弟弟的恳切畅谈^①。

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期间,他在中学念书,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既有他祖国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在那个文学贫瘠的环境下,鲁迅等现代作家尤其引人注目;也有外国文学——他和当时的许多中国青年一样,被“别处”所吸引(《天一言》将之描述为一种“狂热”)。他由此发现了俄罗斯、德国、英国的作家:比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说到的雪莱……我们的大作家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乔治桑、莫泊桑等等,还有后来的普鲁斯特(当时还只有节选本)都成了他的案头书;他钟情于信仰博爱的罗曼·罗兰——我们这个时代几乎遗忘了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却因杰出翻译家傅雷的精湛新译为中国人所熟知,他亦喜爱《地粮》的作者纪德,而这要归功于盛澄华的译介。

我或许可以把荷尔德林的话“我已被阿波罗击中”用在自己身上^②。

他爱上了诗歌,也以诗人自我期许。

(《天一言》第78页,译著第049页)

假如没有这段为他“打开了一个无限的符号世界”(《对话》第25页,译著第73页)的文学之旅,少年纪贤几乎不可能与诗结缘。这当中还有段特别的插曲:15岁那年,他在一家茶馆偶遇了“七月诗派”的几位诗人,“个个破衣烂衫,但目光却炯炯有神”(同上,第26页)。“七月诗派”(后文还将涉及)成立于1937年7月日本进攻中国之时,发起人是作家与文学评论家胡风,他当时还是同名文学周刊《七月》的主编。纪贤从此生发出一种使命感。在他那个年纪,自诩为“缪斯的选民”的并不在少数,但于他,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他步入书法殿堂后,这场与诗的邂逅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超越了书法对他的影响,在日后指引着他一生的思想和创作;他在那些诗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古典与现代并存的诗歌观,古典如杜甫所言:

① 《天一言》第83页,译著第053页。参见皮埃尔-让·雷米(Pierre-Jean Rémy),对程抱一在法兰西学院就职典礼上的演讲的回应,2003年6月19日(后文分别简称为“雷米”和“演讲”):“《地粮》向您诉说了无穷之美,自然与大地感官的部分[……]。[它教您领略了]虔诚以及解渴的满足”。

② 2009年9月27日作者于莱里奇发表的演讲(以下简称“莱里奇演说”)。

但觉高歌有鬼神，
焉知饿死填沟壑。^①

现代则与觉悟青年的向往相连——他们期待一场变革，以拯救衰亡中的祖国。这种抱负尽显在《天一言》中的人物浩郎身上；除去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内涵，作者本人也始终保有这个信念。也是从那时起，少年纪贤意识到：倘若他这一生对诗不离不弃、将其视作生活的必需，那么他必将变成“一个边缘的人”。他笔下的天一有着相同的感受，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在中国传统中，诗人和画家的命运如出一辙。

始得和平的中国大地，立即又被内战的烽火吞噬。战争让这批理想青年陷入了慌乱，纪贤也难逃一劫：他接连数月流亡各地，接着开始写诗^②，并进入了南京大学——南京这座古城在1926年被中华民国重新定为首都。他在入读英文系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人生的第一页即将被翻过。他因参加了一次反对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而入狱，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官员、正在巴黎参与创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父亲随即专程回国，把他“从那地方拽了出来”（“雷米”）并带往法国；很快，整个程家在巴黎与他们父子会合。程抱一丝毫不忘故土，尤其是天府之国四川——他曾在那里走过几度春秋，天地之美抚平了所有的创伤：

我们将永远铭记那些不明年岁的田埂
映照出四面环抱的青山；
抬手的稻秧
笑迎云卷云舒……^③

① 《天一言》中引用的诗句（原著第70页，译著第043页），《沉思》予以如下解释（原著第161页，译著第119页）：艺术家“总是准备着经受痛苦和悲伤，艰辛和失落，直至以他炽烈如火的心血炼洗自己的心灵，将全副精力倾注到作品空间中去”。参见《天一言》第378页（译著第276页）：“我将建筑自己的神秘居所，不管它是座陵墓、是座庙宇，或者哪天变成向天空敞开的废墟，都无所谓”。

② 我曾有幸把写有他第一首诗的泛黄的纸页捧在手心。纪贤的第一首诗以水为主题，我们将在后文谈到水在中国精神中的重要地位。这首诗是他在离开祖国时能随身带上的极少数青年时代的纪念物。

③ 《真光出自真夜》第五首。